

# 我是党员

特别策划·问题故事

## 境界

■陈可非

## 成长

■滕健

## 身份

■罗义耕

## 礼物

■李江 郭鹏飞

要说真正理解入党的神圣，还是在我当兵以后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辆闷罐车从鄂西北大山脚下的一个小站出发，经过十余天的日夜颠簸，把我和战友们带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。

在那里，我们找到了一个新家。刚来到部队的我们，生怕掉队，无比勤奋地工作和学习着，在专业考核中拿下优秀那是自然，在其他细小工作中，也力争让领导感到满意并得到他们的表扬。由于单位战士少，我是连队的文书兼通信员，还是军械员、理发员、新闻报道员，后来的一段时间因为给养员父母生病，炊事班长的妻子生小孩，两人同时休假，我又自告奋勇兼任给养员和炊事班长，连队的“八大员”就差卫生员不是我了。从领导的脸上能看出来，他们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。

每天忙忙碌碌的，心情却无比愉快，好多事情都像是在孩子般的玩耍中完成了，并没想过要因此捞些好处。但每天都听到有人夸我这个兵不错，心里免不了美滋滋的。

有一天，指导员把我叫到一边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工作干得不错，该写份申请书了。”

“啥申请？指导员。”我一时有些蒙了。

“啥申请？入党申请呗，傻孩子。”指导员笑着说。

我知道在连队还有一大批老兵都没入党，我一个新兵会有这等好事。于是我对指导员说：“还有那么多老同志没入党，再说我这条条件……”

指导员耐心地说：“你以为我在拿发展党员送人情吗？你的条件够不够不是你说了算，要拿党员的标准来对照，能不能通过是支部大会的事，写不写申请却是你是否要求进步的表现。”说完指导员就走了。

回到屋子，我静静地坐下来，认真揣摩着指导员那番话的意思，并从图书室找来一本党章，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一遍，然后铺开一张洁白的纸，怀着崇敬的心情写起了入党申请书。

这时我才想到怎样做才算是个党员。也正是在通过我入党的党员大会上，我第一次受到了批评，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批评。比如有的党员批评我在与战友的交往中缺少原则，对战友的过错不能提出批评，做老好人。这件事我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，觉得与战友们相处不错，而且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，我没什么资格对别人“指手画脚”的。没想到作为党员，这是个大的缺点。

过去党员开会，我们几个战士就去玩篮球，一玩一个下午，谁也没去理睬过党员们开会说些什么，有时能看出来几个人开会后脸色不太好看，仅此而已。这一下我知道了，党员的会是这么开的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说谁谁也不记恨谁。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一位平常少言寡语的排长，在党员大会上批评起人来，那么头头是道，有理有据，真能做到以理服人。他竟然在一个党员大会上批评起指导员来，说他工作作风简单粗暴。是，指导员的脾气大，有时一口气训得人抬不起头来，平常没人敢说他，这一回简直让我大开眼界。

开始，在党员会上我还是不批评别人，让我发言我就做一番反省，后来，指导员批评我，说：“没让你来作检查啊。”我就红着脸不吭气，指导员逼着我：“给我提条意见！”

我没办法，就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指导员喜欢强迫别人。”

指导员听了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好嘛，文书终于提出意见来了，而且还是给我提的，好，好，有出息。”党员们都跟着笑了起来，直笑得我耳根发红。说来也怪，就是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学会了在党员会上给别人提意见，并一直延续到如今。即便有时过于尖锐，不计后果，让人有点难以接受，然而确是一片诚心。有一次竟然把一个排长批评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要跟我干仗，就那我还是照批评不误。虽然批评的方法确实有待改进，但是我想，这毕竟是我入党后的一个进步，我不能轻易倒退回去，我已是一个老党员了。

由此我总结出几句做一名党员需要的境界：纯洁但不幼稚，成熟但不世故，灵变但不势利，老实但不庸俗。

这似乎也是做人的一种境界，是一种容易说到却难以做到的高深境界。

程杏被分到卫生连的时候，一眼就注意到了晾衣场边上的那棵杏树。它的主干像是一个倒立的“人”字，伸展出去的枝丫又分别成为许多个“人”字。杏树旁边立着的那块长条大石头上，清清楚楚地刻着两个大字：笃信。那字和妈妈照片里的一模一样，红得耀眼……

不过现在的它，比妈妈照片里的样子看上去大多了。程杏断定妈妈曾经就在这里当兵。有了这种判断之后，她觉得生活有了色彩。

程杏围着这棵大杏树转了几圈后，便开始打量起它来——树冠犹如一把巨伞，上面长满了茂密的枝叶，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，洒下一地金黄。

突然，程杏的眼睛有些湿润，她有点想家，想爸爸，也想妈妈。

“妈妈怀你的时候，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杏子，所以就叫你‘杏’！‘杏’通‘幸’，有幸福的意思。”这话是有一次爸爸跟程杏一同看这张照片时说的。

在妈妈当过兵的地方当兵，她格外努力，军事专业成绩全是优秀。因为妈妈也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，所以程杏每一天都会觉得是和妈妈在一起，很踏实也很快乐。

有次党课，指导员讲起了军队党员医疗工作者抗击非典的故事。

当时，程杏的眼睛里像是飞进了小虫子，使劲眨巴着。她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党员，但她知道妈妈参加过那次任务。

程杏问指导员：“非典对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有多高？”

指导员说：“有媒体报道，在全球非典疫情每5名感染者中，就有1名是医务人员……”

“既然疫情这么危险，党员为什么还要冲在最前面？”程杏紧接着问道。

指导员说：“疫情来临的时候，党员都写下了请战书，没有人党的还轮不到呢。”

那晚，程杏给爸爸打电话，她问爸爸：“妈妈是党员吗？”

爸爸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孩子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一直都不让你碰那个带锁的小木箱吗？那里面放着一块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牌，就是你妈妈的呀。”程杏的鼻子一酸，眼睛里盈满了泪水。

每当闲暇的时候，程杏就会到那棵大杏树下坐一会儿。初夏，一颗颗青杏挂满了枝头，妈妈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季节拍的。程杏仔细地整理好自己的着装，让战友用手机也在杏树下给她拍了一张照片。程杏和照片里的妈妈一样，露着甜美的微笑，青春阳光。程杏想，如果妈妈能看到这张照片，她心里一定会乐开了花。

今年冬天，突然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。电视中不停地播放着疫情的最新消息，部队派出的抗疫医疗队，也一批一批地奔赴一线。

程杏递交了请战书。

递交上去的那一夜，因为是非党员，害怕自己选不上，程杏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大杏树下倾诉，又像是和妈妈倾诉。

幸运的是，考虑她专业技术过硬，上级领导同意她参加抗疫医疗队。

指导员给战友们作动员的时候，提到了党员站排头。程杏知道自己还不是党员，但她觉得指导员讲的冲锋在一线，也是讲给自己的。她又想起了妈妈，她很想知道，妈妈在执行抗击非典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入党了，是不是和她一样也有点紧张。

出发前，程杏去和那棵大杏树告别，她告诉大杏树不要想她，等春天一暖，杏花再开的时候，她保证就能回来。

那晚，程杏在梦里又见到了妈妈，见到了那棵大杏树。大杏树上挂满了杏子，等着她回来摘。

程杏从梦中兴奋地醒了过来，她紧紧地抱着被子望向窗外。窗外的月亮圆圆的，在天上冲着她笑。

程杏想告诉爸爸，她也要上抗疫前线了，但是她又怕爸爸担心。

程杏掏出了手机，找到了她在杏树下拍的那张照片，犹豫了一下，发给了爸爸。她给爸爸留言：看，妈妈照片上的杏树长大了。



本版插图：李振 版式设计：梁晨

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，本版推出“我是党员”特别策划，每位作者都把党员作为注视的中心，以故事的形式，定义心中的“党员”。

在作家陈可非心里，党员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境界，党员这个称呼，纯净得像一块宝石，没有一点杂质。

《成长》和《礼物》，通过杏树与石头的意象，把读者带进饶有趣味的、含义隽永的诗的想象中。杏树的成长，既是血脉传承的象征，也寓意着新时代青年的进步。而石头，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，成为主人公立志追随父亲的见证。

司机老师傅是一个无名英雄的形象，他身上的这种不怕牺牲的品质在文末一闪即逝。这一闪虽短，却光辉得耀眼，令人目眩，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几个故事都是靠着细腻的、具体的描写，把自己对党员的认识在场景

中、在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感受、发现和思索，用文学的方式，为强化军人的党性修养浇灌雨露。

——编者



长征

第5210期

那一天，在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运输旅的一个士兵宿舍里，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名字，士兵们一直称他为“柳潭里的司机老师傅”。

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。那天晚上，柳潭里北边的小山岗上吹着凛冽的寒风，裹挟着的碎石屑与冰碴子不断敲打在一辆停着的车窗上，砰砰作响。老师傅睁开眼，望了望南方的天空，火光在高处刷新着黑暗。“我们该出发了。”他对身旁的助手小曾说道。“四处都有枪声，往哪去啊？”小曾蒙了。

前一天晚上，志愿军某部汽车团接到了紧急指令，要求将弹药和给养送到长津湖。但是，由于前线的第9兵团和敌军也在机动，上级只给出了几个大致的方位。

白天敌机空中封锁厉害，只能夜间行车。于是，接到命令没多久，几百台汽车顺着七八条线路撒向长津湖周围，前往预定地域隐蔽。临行前，所有司机接到的指令是：“哪里有枪炮声，就送到哪里。”

拿出地图，老师傅比对着天空中火光的方向，判断着距离、估摸着位置。距离最近的，也是火光最猛烈的，应该就是柳潭里了。和小曾合计好路线后，汽车驶入重重夜色。

老师傅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和小曾聊天。他对小曾说，他入朝参战前在某军分区干后勤工作。虽然自己年龄不小，但论党龄，却没几天。小曾是个新兵，也可以驾驶汽车，但在这样的路况上，还是需要老师傅这样的驾驶员才足够安全。

汽车正在行驶中，天空突然变了颜色，几十颗照明弹把黑夜染成白昼。

“哒哒哒，哒哒哒！”一枚枚机关炮打在山路上，右侧的后视镜被流弹击碎。老师傅趴在方向盘上，停顿了几秒钟，他望着前方的高空，嘴上数着“7、6、5……”数到“3”时，他把油门踩到底。

“3、2、1”，照明弹的光亮褪去，黑夜重新主宰天空。就在这时，老师傅松开离合器，大灯全开的嘎斯车如同黑夜中的流星，向前猛冲出去。瞬间，1架敌机就扑了过来。

“嗤！”汽车在一个刚刚形成的弹坑前猛地刹住，车灯迅速关闭。盘旋而来的敌机扑了个空，正要投放照明弹搜索时，老师傅再次打开车灯和启动汽车。敌机俯冲、开炮、拉升、转头，再俯冲……老师傅不慌不忙，躲飞机就像耍风车似的冲过山下的平原，除了忽明忽灭的灯光和歪七扭八的弹坑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炮声越来越远，前方已经依稀能够看见石块构筑起的一圈圈工事。顺着窄窄的山道，窗外是从深渊吹出的冰冷狂风。再有一会儿就到了，老师傅驾车发起了最后的冲锋。为了更好地观察天空，小曾主动要求前往大箱板上警戒。

“哒哒哒！”熟悉的机炮声又在耳边炸响，3架敌机交叉袭来，紧急打转向躲过一连串炮弹让车子险些翻过去。“怎么办？这次甩不掉了！”小曾把脸贴在驾驶室，朝里面的老师傅焦急地喊道。

“跳车！听我指令！”老师傅看了一眼空中兜绕而来的敌机，果断说道。

小曾迅速挪到车厢板一侧，当他听见那声“跳”时，一跃越过厢板，翻滚着砸在地上。他强忍住疼痛起身。他本以为老师傅也会跳车，但令他惊呆的是，老师傅驾驶着汽车继续独自向前闯，可就在快要到达我军阵地时，被一颗炮弹连人带车掀翻在地。所幸，弹药无损……

弹药打光前，一线战斗人员终于等来了弹药运输车。在一处被炸炸得热乎乎的山洞前，小曾向自己的排长讲述了那位老师傅的战斗故事。但是，大家在赞叹和钦佩之余才发现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。那个时候，部队人员多，轮换也很快，在激烈交战的战场上，不知道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再后来，志愿军回到了国内。70年来，这个团的后人一代代传递着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事迹，而每每提到那些有名有姓的战士时，大家也总会提到那位不知姓名的牺牲在柳潭里的老师傅。他的故事没有被团史正式记载下来，大家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是党员。

他打小就记得，家里客厅最显眼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块巴掌大的石头。

这块石头是父亲留给母亲最深的念想。那年他入伍，如愿被分配到了父亲曾经服役的这片高原。临行时，母亲叮嘱他：“好好干，别给你父亲丢脸。”

父亲曾是一名高原工程兵，在雪域高原腹地担负国防施工任务。在一次爆破任务中，父亲所在的2号坑道出现哑炮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连里一般都会挑选经验丰富的爆破手来排除这枚哑炮。在确定人选时，父亲第一个站出来，他说：“我是爆破组组长，也是一名党员。”最终，父亲争取到了这个进入坑道的机会。

人们根据现场情况推断，进入坑道后，父亲发现哑炮的导火索已经烧完了，但是雷管没炸，连续几天的大雪使雷管受潮，影响了起爆的灵敏度。父亲决定在哑炮旁边0.3米处打一个诱爆孔，进行二次起爆。就在父亲准备挖出炮泥，打算二次起爆时，雷管突然发生爆炸，坑道立时轰然坍塌。

父亲牺牲后，母亲从父亲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块巴掌大的石头。父亲曾对母亲说，高原上风吹石头跑，战士们日复一日坚守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，看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些石头了。在高原待久了，战士们对这里的石头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到了退伍的时候，离开老兵都会带一块这里的石头回去。

入伍后的第3年，他已经是一名党员了。

这3年，他多想让母亲看看这里，看看父亲曾经服役的这片高原，以及这里的山。

第一次休假，他想给母亲带点礼物，而且只有这里才有的礼物。可是他想了很久，又能给母亲带些什么呢？

那天，一场毫无征兆的大雪突然而至，他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山，哨所的小路在雪中一点点变得模糊，忽然他想到了父亲，想到了家里那块巴掌大的石头。他立刻冲进雪里，飞奔着跑到指导员的办公室。

“指导员，月底有车下山拉给养，你能帮我买几支画笔和颜料吗？”他请求道。

“好。”指导员知道，战士们在高原待久了，想用画画的方式来打发时间。

“指导员，我还想让用连队的相机给我拍张照片，下山的时候一并帮我洗出来吧。”他又说。

“好。”指导员打量着他。

之后每次巡逻路上，他都会留意路上的石头，直到他找到了一块跟家里那块形状、大小相似的石头。月底，指导员果然给他送来了画笔和颜料。从此，在执勤训练之余，他就试着在石头上画画。最开始那几天，他先用铅笔勾出轮廓，哪里不满意就用手描了重新勾。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手重，终于让自己满意了。接着他又用画笔蘸了颜料，轻轻地一点点往上填色，红的、黄的……画好后，他把这块石头捧在手里，认真地看了许久，然后又用布包起来放到后留包里。

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拍照的晴天，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迷彩服，两腿并拢，收腹、挺胸、抬头，“拔”出一个标准的军姿。

休假那天，列车一路颠簸，从高原到平原，从一片白色到满世界的葱郁。他见到了在饭桌前盼着儿子回家的母亲。

晚饭过后，他陪母亲在院子里聊天。在母亲不经意间，他掏出了一张照片递给了母亲。

在院子里，母亲借着月光，看见了他部队的样子。

“还有一块石头。”他打开后留包，小心取出了那块用布包裹着的石头，然后捧在手心让母亲端详。

母亲先是惊愕地一愣，紧接着泪水浸湿了眼眶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母亲赶忙转身抬起袖口擦了擦眼睛。须臾的沉默过后，母亲红着眼凑近了打量这块巴掌大的石头，凹凸不平的石面上，画着鲜红色的党旗，顶部是金色的镰刀和锤子，底下一笔一画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……

“跟你爸一样有出息，入党了。”母亲说着手里举着照片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照片，嘴角抑不住地往上扬。